

卷三十三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好收拾支撐。我與你安分守已。過日罷了。鍊生就禮拜臥師爲
師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漢河之
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果報不虛。卧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刻
入。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爲証。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

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觀色相悅。

彼此營勾。

寧知捷足。反古光頭。

誘人蕩敗。

自己編繆。一朝身去。

田上人收。

帳前還報。不爽一籌。

奉勸世人。

莫愛風流。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

張員外義撫煩吟云。

包籠圖智賺合同文。

得失榮枯總在天。

機關用盡也徒然。

入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罅捕蟬。

無業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甘貧守分隨緣過。

便是清遙自在仙。

話說大梁有個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三女。招得
個女婿。那張老伴兒已過七十。因把田地家緣。盡交女婿。并做
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爲終身之計。女兒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
顏順旨。他也不作生兒之望了。不想已後。漸漸疎懶。老大不堪。
忽一日。在門首閒立。只見外甥走出來。尋公公喫飯。張老便道。

你尋我喫飯麼。外甥答道。我尋自己的公公。不來尋你。張老聞得此言。滿懷不樂。自想道。女兒落地。便是別家的人。果非虛話。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何不娶個偏房。倘或生得一個男兒。也是張門後代。隨把自己留下餘財。求媒娶了魯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懷六甲。方及週年。生下一子。張老十分歡喜。親戚之間。都來慶賀。惟有女兒女婿。暗暗地煩惱。張老隨將此子。取名叫一飛。衆人都稱他爲張一郎。又過了二三年。張老患病沉重。不起。將及危急之際。寫下遺書一紙。將一紙付與魯氏道。我只爲女婿外孫不孝。故此娶你。做個偏房。天可憐見。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事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個女人。不能支持門戶。不得不與女婿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兒。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謎語。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張。魯氏依言收斂。過了。張老便叫人請女兒女婿來。囑付了幾句。就把一紙遺書與他。女婿接過看道。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佔。

女婿看過大喜。就交付與家收訖。張老又私把自己餘資。與魯氏母子爲日用之費。賃間房子。與他居住。數日之內。病重而無。那女婿殮葬丈人。已畢。道是家緣盡是她的。夫妻兩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說。知說魯氏撫養兒子。漸漸長成。思憶遺言。帶了遺書。領了兒子。當官告訴。爭奈官府。都道是親筆遺書。既如此說。自應是女婿得的。又且那女婿有錢買藥。請醫與他分割。親戚

都爲張一不平。齊道：張老病中亂命，如此可笑，却是沒做理會處。又過了幾時，換了個新知縣，大有能言魯兵，又領了兒子到官告訴，說道：臨死之時，說書中暗藏謎語，那知縣把書看了，又看，忽然會意，便叫人喚將張老的女兒女婿，衆親眷們及地方父老都來。知縣對那女婿說道：你婦翁真是個聰明的人，若不，是這遺書家私險被你佔了。待我讀與你聽。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不得爭佔。

你道怎麼把飛字寫做非字，只恐怕舅子年幼，你見了此書，生心謀害，故此用這機關。如今被我識出，家財自然是你舅子的。再有何說？當下舉筆把遺書圈斷，家財盡判還張一飛。衆人拱服而散。總曉得張老命名之時，就有心機了。正是：

異姓如何擁厚資。

應歸親子不容疑。

書中誣謎誰能識。

大尹神明果足奇。

只這個故事，可見親疎分定。縱然一時朦朧，久後自有廉明官府剖斷出來，用不着你的滿心昧已。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話本，叫做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你道這話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關外義定坊有個居民，姓劉，大名天祥，娶妻楊氏。他弟劉二名天瑞，娶妻張氏，婦親數口兒，回家過活，不曾分居。天祥沒有兒女，楊氏是個二婚頭，初嫁時帶個女兒來，俗名叫做拖油瓶。天瑞生個孩兒，叫做劉安住。本處有個李社長，生個女兒，名喚定奴，與劉安住同年。因爲李社長與劉家交厚，從未生時，指腹爲婚。劉安住二歲時節，天瑞已與他聘定李家之女了。那楊

氏甚不賢慧。又私心要等女兒長大。招個女婿。把家私多分與他。因此。妯娌間。時常有些說話的。虧得天祥兄弟和睦。張氏也自順氣。不致生隙。不想遇着荒歉之歲。國科不收。上司免下明文。着居民分房減口。往他鄉外府。越熟。天祥與兄弟商議。便要遠行。天瑞道。哥哥年老。不可他出。待兄弟帶領妻兒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請將李社長來。對他說道。親家在此。只因年歲凶歉。難以度日。上司肯意。着居民減口。往他鄉越熟。如今我兄弟三口。見擇口遠行。我家自來。不會分居。意欲寫下兩紙合同文書。把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寫在這文書上。我每各收留下一紙。兄弟一二年回來。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不來。其間乃一有些好友。這紙文書。便是個老大的証見。特請親家到來。做個見人。與我每。回個字兒。李社長應承道。當得當得。天祥便取出兩張素紙。蘸筆寫道。

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侄安佳。只爲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越熟。弟天瑞自願挈妻帶子。他鄉越熟。一應家私房產。不曾分房。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

年 月

日立文書人。劉天祥。

親弟。劉天瑞。

見人。李社長。

當下各人。画個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紙。管待了李社長。自別去了。天瑞揀個吉日。收拾行李。辭別兒嫂而行。弟兄兩個。

俱各流淚。惟有楊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門。甚是得意。有一隻仙侶賞花時輩。道着這事。

兩紙合同各自收。一日分離無限。碎故里往他州。只爲這黃苗不收。可兀的心去意難留。

且說天瑞帶了妻子。一路餐風宿水。無非是

逢橋下馬。

過渡登舟。

不則一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那邊。正是豐稔年時。諸般買賣好做。就租個富戶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箇富戶張員外。雙名秉彝。渾家郭氏。夫妻兩口。爲人疎財仗義。好善樂施。原有田庄地宅。只是寸男尺女。並無。以此心中不滿。見了刘家夫妻。爲人和氣。十分相得。那刘安住年方三歲。張員外見他生

得眉清目秀。乖覺聰明。滿心歡喜。與渾家商議。要過繼他做個螟蛉之子。郭氏心裡也正要如此。便央人與天瑞和張氏說道。張員外看見你家小官人。十二分得意。有心要把他做個過房兒子。通家往來。未知二位意下何如。天瑞和張氏見富家要過繼他兒子。有甚不像意處。便回答道。只恐貧寒。不敢仰攀。若蒙員外如此美情。我夫妻兩口住在这里。可也增好些光彩哩。那人便將此話回復了張員外。張員外夫妻甚是快活。便揀個吉日。過繼劉安住來。就叫他做張安住。那張氏與員外爲是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與天瑞認爲郎舅。往來交厚。房錢衣食。都不要他出了。自此將及半年。誰想歡喜未來。煩惱又到。刘家夫妻。二口各各染了疫症。一臥不起。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掄福中人。

張員外見他夫妻病了。視同骨肉。延藥調理。只是有增無減。不上數日。張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場。又得張員外買棺殮斂。過幾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痊。便央人請將張員外來。對他說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話兒。敢說得麼。員外道。姐夫我與你義同骨肉。有甚分付。都在不才身上。決然不負所托。但說何妨。天瑞道。小生嫡親的兄弟兩口。當日離家時節。哥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相有些好友。以此為証。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誰知命蹇時乖。果然做了他鄉之鬼。安住孩兒幼。小無知。既承大恩人過繼。只望大恩人廣修陰德。將孩兒撫養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

我夫妻兩把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今生不能補報。來生來世。願做驢做馬。報答大恩。是必要復了孩兒的本姓。說罷。淚如雨

下。張員外也自下淚。滿口應承。又把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書。與張員外收了。捱至晚間。瞑目而死。張員外又備棺木衣衾。盛殮已畢。將他夫妻兩口棺木。權埋在祖塋之側。自此撫養安住。恩同已子。安住漸漸長成。也不與他說知。就裡就送他到學堂裡讀書。安住伶俐聰明。過自成誦。年十餘歲。五經子史。無不通曉。又且爲人和順。孝敬二親。張員外夫妻珍寶也。似已生的待他。每年春秋節令。帶他上墳。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俱不與他說明緣故。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燃指之間。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長成。十八歲了。張員外正與郭氏商量。要與他說

知前事。着他歸宗葬父。時遇清明節令。夫妻兩口。又帶安住上墳。只見安住指着傍邊的土堆。問員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這墳。一向不曾問得。不知是我甚麼親眷。乞與孩兒說知。張員外道。我兒。我正待要對你說着。你還鄉。只恐怕曉得了自己的爹爹媽媽。便把我們撫養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張。也不是這里人氏。你本姓刻。東京西關義定坊居民刻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刻天祥。因為你那里六料不收。分房減口。你父親母親帶你到這里起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于此。你父親臨終時節。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叫待你成人長大。與你說知。就裡着你帶這文書去認伯父。伯母。就帶骨殖去祖墳安葬。見問。今日不得不說與你知道。我雖

無三年養育之苦。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却休忘我夫妻兩口的兒。安住聞言。哭倒在地。員外和郭氏叫喚甦醒。安住又對父母的墳塋哭拜了一場。道。今日方曉得生身的父母。就對員外郭氏道。稟過爹爹母親。孩兒既知此事。時刻也遲不得了。乞爹爹把文書付我。須索帶了骨殖。往東京走一遭。去埋葬已畢。重來侍奉二親。未知二親意下何如。員外道。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當得你。但只願你早去早來。免使我兩口兒懸望。當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起行裝。次日拜別了爹媽。員外就拿出合同文書。與安住收了。又叫人起出骨殖。來與他帶去。肅行員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戀家鄉。忘了我認義父母。安住道。孩兒怎肯做知恩不報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養。三人各各洒淚而別。

安住一路上不敢遲延。早來到東京西關義定坊了。一路問到劉家門首。只見一個老婆婆。站在門前。安住上前唱了個偈道。有煩媽媽典我通報一聲。我姓劉名安住。是劉天瑞的兒子。問得此間是伯父作母的家裡。特來拜認。宗只見那婆子一聞此言。便有些真色。就問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那里。你既是劉安住。須有合同文字爲照。不然。一面不相識的人。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虧得義父撫養到今。文書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則我就是劉大的渾家。既有文書。便是真的了。可把典我。你且站在門外。待我將進去。典你對對角看。按你進去。安住道。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遂將開行李。把文書交于那婆子送去。楊氏接得。望着裡邊去了。

住等了半日。不見出來。原來楊氏的女兒。已替過女壻。滿心裏要把家緣盡數典他。日夜防的是叔嬸。任兒回來。今見說叔嬸俱死。伯侄兩個。又從不曾識認。可以欺騙得的。常時賺得文書到手。把來緊七藏。在身邊。暗處却待等他再來。纔時典他白願。也是劉安住悔氣。合當有事。撞見了他。若是先見了劉天祥。須不到得有此。再說劉安住等得氣。嘆口滿。人影也不見一個。又不好走得進去。正在疑心之際。只見前面走將一個老年的人來。問道。小哥。你是那里人。爲甚事在我門首。呆呆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麼。則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帶了去潞州。還熟的劉安住。那人道。如此說起來。你正是我的侄兒。你那合同文書。安在。安住道。遺在娘兒手裏。進去了。劉天祥滿面堆

下笑來。撈了他的手。來到前廳。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兒行路勞頓。不須如此。口兒年紀老了。真是氣中之燭。自尔三口兒去後。一十五年。杳無音信。我們兄弟兩個。只看你一個人。借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得我眼也花。耳也聾了。如今幸得孩兒歸來。可喜可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與你同歸來。看我們一看。安住撲簌簌淚下。就把父母雙亡。義父撫養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劉天祥也哭了一場。就喚出楊氏來道。太嫂。侄兒在此見你哩。楊氏道。那個侄兒。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丟起熟的劉安住。楊氏道。那個是劉安住。這裡哨千。每極多。太分是見我。每有些家私。假姓做到安住來。冒認的。他爹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如無便是假的。有甚麼難見處。天

祥道。適纔孩兒說道。已交付與你了。楊氏道。我不曾見安住道。是孩兒親手交與伯娘的。怎如此說。天祥道。大娘休問我。孩兒說你拿了他的。楊氏只是搖頭不肯承認。天祥又問安住道。這文書委實在那里。你可實說。安住道。孩兒怎敢有欺。委實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賴得。楊氏罵道。這個說謊的小弟子。我幾曾見那文書來。天祥道。太嫂休要鬪氣。你果然拿了。這文書。一有。何妨。楊氏大怒道。這老子也好糊塗。我與你夫妻之情。到信不過。一個鉄驀生的人。倒並不疑心。這紙文書。我要他糊塗兒。有何用處。若果係兒來。我也歡喜。如何肯精留他的這花子。故意來。抑苦。我們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你孩兒情愿不要家財。只要傍着祖墳。埋葬了我父母。這兩把骨殖。我

仍到潞州去了。你孩兒須自有安身立命之處。楊氏道：誰聽
這花言巧語。當下提起一條擗棒。望着安住劈頭劈臉。打將
過來。早把他頭兒打破了。鮮血迸流。天祥雖在傍邊解勸。喊道
且箇個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認得。見見。見渾家抵死不認。不知
是真是真。好生委決不下。只得由他。那楊氏將安住又出前門。
把門閉了。正是。

黑蟒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刻安住氣倒在地。多時漸漸甦醒轉來。對着父母的遺骸。放聲
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時。只見前面又走
過一個人來。問道：小哥。你那里人。爲甚事在此啼哭。安住道：我

便是十五年前。隨父母去趁熟的刻安住。那人見說。嘆了一聲。
仔細相了一相。問道：誰人打破你的頭來。安住道：這不干我伯
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拿了我的合同文書。抵死賴了。又打破
了我的頭。那人道：我非別人。就是李社長。這等說起來。你是我
的女婿。你且把十五年來的事情。細細與我說一遍。待我與你
做主。安住見說是丈人。恭恭敬敬。唱了個偈。哭告道：岳父聽稟。
當初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員
外家。店窰中安住。父母染病雙亡。張員外認我爲義子。體舉得
我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義父絕與我說知就裡。因此擔着
我父母兩把骨殖。來認伯伯。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
又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里去告訴。說罷。淚如湧泉。李社

長氣得面皮紫脹。又問安住道。那紙合同文書。既被賺去。你可記得麼。安住道。記得。李社長道。你且背來。我聽。安住從頭念了一遍。一字無差。李社長道。果是我的女婿。言不消說。這度婆好生無理。我如今敲進刘家去。說待他轉便罷。說不轉時。現今開封府府尹。是包龍圖相公。十分聰察。我與你同告狀去。不怕不斷。還你的家私。安住道。全憑岳丈主張。李社長當時敲進刘天祥的門。对他夫妻兩個道。親翁親媽。什麼道理。親侄兒回來。如何不肯認他。反把他頭兒都打破了。楊氏道。這個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裡打彈。他既是我家侄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而的字。若有那文書時。便是刘安住。李社長道。他說是你賺來藏過了。如何白賴。楊氏道。這社長也好笑。我何

曾見他的。却似指鬼的一般。別人家的事情。誰要你多管。當下又舉起擗棒。要打安住。李社長恐怕打壞了女婿。挺身攔住。領了他出來道。這度婆使這般的狠毒見識。難道不認就罷了。不

到得和你于休賢婿。不要煩惱。且帶了父母的骨殖。和這行囊。到我家中將息一晚。明日到開封府進狀。安住從命。隨了岳丈。一路到李家來。李社長又引他拜見了丈母。安排酒飯。管待他。又與他包了頭。用藥敷治。次日侵晨。李社長寫了狀詞。同女婿到開封府來。等了一會。龍圖已陞堂了。但見

鼙鼓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殿。

東岳嚇魂臺。

李社長和刘安住當堂叫屈。包龍圖接了狀詞。看畢。先叫李社

長上去。問了情由。李社長從頭說了。包龍圖道。莫非是你包攬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長道。他是小人的女婿。文書上元有小人花押。憐他幼穉含冤。故此與他申訴。怎敢欺得青天爺爺。包龍圖道。你會認得女婿麼。李社長道。他自三歲離鄉。今日方歸。不曾認得。包龍圖道。既不認得。又失了合同文書。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長道。這文書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並無一人看見。他如今從前至後。背來不差一字。豈不是個老大的証見。包龍圖又喚刘安住起來。問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說了。又驗了他的傷。問道。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借此來行拐騙的麼。安住道。爺爺。天下事是假難真。如何做得這沒影的事體。况且小人的義父張秉彝。廣有田宅。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說過情。

願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墳。便仍到潞州。義父處去居住。望爺爺青天詳察。包龍圖見他兩人說得有理。就批准了。狀詞隨卽拘喚刘天祥夫婦。回來。包龍圖叫刘天祥上前問道。你是個一家之主。如何沒些主意。全聽妻言。你且說那小厮。果是你侄兒。不是天祥道。爺爺。小人自來不曾認得。侄兒全憑着合同爲証。如今這小厮抵死說是有。妻子又抵死說沒有。小人又沒有背後眼睛。爲此委決不下。包龍圖又叫楊氏起來。再三盤問。只是推說。不會看見。包龍圖就對安住道。你伯父伯叔如此無情。我如今聽憑你。着實打他。且消你這口怨氣。安住慨然下淚道。這個使不得。我父親尚是他的兄弟。豈有侄兒打伯父之理。小人本爲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非是爭。

財競產。若是要小人做此逆倫之事。至死不敢。包龍圖聽了這一遍說話。心下已有幾分明白。有詩爲証。

包老神明稱絕倫。

就中曲直豈難分。

當堂不肯施刑罰。

親者原來只是親。

當下又問了楊氏幾句。假意道。那小厮果是個拐騙的。情理難容。你夫妻們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這厮下在牢中。改日嚴刑審問。刘天祥等三人叩頭而出。安住自到獄中去了。楊氏暗暗地歡喜。李社長和安住俱各懷着鬼胎。疑心道。包爺向稱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監禁。却說包龍圖密地分付牢子。每不許難爲刘安住。又分付衙門中人。張揚出去。只說安住破傷風。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將張秉彝來。不則一日。張秉彝到了。包龍圖問了他備細。心下大明。就叫他牢門首見了安住。用好言安慰他。次日簽了聽審的牌。又密囑付牢子。每臨審時。如此如此。隨即將一行人拘到。包龍圖叫張秉彝與楊氏對辨。楊氏只是硬爭。不肯放鬆一句。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刘安住來。只見牢子回說道。病重垂死。行動不得。當下李社長見了張秉彝。問明緣故不差。又忿氣與楊氏爭辯了一會。又見牢子們來報道。刘安住病重死了。那楊氏不知利害。聽見說是死了。便道真死了。拜謝天地。到免了我家一累。包爺分付道。刘安住得何病而死。快叫作人相視了回話。作人相了回說。相得死尸約年十八歲。太陽穴爲他物所傷致死。四週有青紫痕。可驗。包龍圖道。如今却怎麼處。到弄做個人命事。一究重大了。因那楊

龍圖道。如今却怎麼處。到弄做個人命事。一究重大了。因那楊

氏那小廝是你甚麼人。可與你開甚親麼。楊氏道。這爺爺其實不
開甚親。包爺道。若是開親時節。你是大。他是小。縱然打傷身死。
不過是誤殺子孫。不致償命。只罰些銅納贖。既是不開親。你豈
不聞得。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他是各自世人。你不認他罷了。拿甚麼器械打破他頭。做了破
傷。感身死。律上說。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將柳來
枷了這婆子。下在死囚牢裡。交秋處決。償這小廝的命。只見兩
邊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就擡過一面柳來。唬
得楊氏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爺爺他是小婦人的侄兒。包爺圖
道。既是你侄兒。有何憑據。楊氏道。現有合同文書為証。當下身

邊摸出文書。遞與包公看了。正是。

本說的丁一卯二。生扭做差三錯四。

累用些小小機關。早賺出合同文字。

包龍閣看畢。又對楊氏道。刘安住既是你的侄兒。我如今着人
擡他的尸首出來。你須領去埋葬。不可推却。楊氏道。小婦人精
願殯葬侄兒。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刘安住來。對他說道。刘安
住早被我賺出合同文字來也。安住叩頭謝道。若非青天老爺
真是屈殺小人。楊氏擡頭看時。只見容顏如舊。連打破的頭。都
好了。滿面羞慚。無言抵對。包龍圖遂提筆判云。

刘安住行孝。張秉彝施仁。都是罕有。俱各在表門閭。李社長
着女夫擇日成婚。其刘天瑞夫妻骨殖。准葬祖塋之側。刘天

7
祥朦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妻楊氏本當重罪。罰銅准贖。楊氏贅壻。原非刻門瓜葛。即時逐出。不得侵占家私。

判畢。發放一千人犯。各自寧家。衆人叩頭而出。張員外寫了通家名帖。拜了刻天祥。張員外先回潞州去了。刻天祥到家。將楊氏埋怨一場。就同侄兒將兄弟骨殖埋。在祖塋已畢。李社長擇個吉日。贅女壻過門成婚。一月之後。夫妻兩口。同到潞州。拜了張員外。和郭氏。後來刻安住。出任貢顯。刻天祥張員外。俱各無嗣。兩姓的家私。都是刻安住一人承當。可見榮枯分定。不可強求。況且骨肉之間。如此昧已瞞心。最傷元氣。所以宣這個話本。奉戒世人。切不可爲着區區財產。傷了天性之恩。有詩爲証。

蝮蛉義父猶施德。

骨肉天親。美好。

日後方知前數定。

何如休要弄機閑。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